

言之有理



厉害的川人

川人厉害，这是从小就有的印象。评价一个地方的人物怎么样，首先是看在军界的表现。武人最高境界是元帅，共和国十大元帅四川竟然占四个，属于绝对控股。俗话说，在川为虫出川为龙，川人想出息大，最好是出川，像李白那样浪迹天下，像苏东坡那样随处做官。窝

荆歌劲舞



吃饭付账

有人通过长期观察得出结论，一男一女去饭店，男的付账是情人关系；女的付账是夫妻关系；如果抢着付账，那就没戏，是朋友关系。其实未必尽然，实际情况总是要复杂得多。如果那家是男的掌控经济呢，老婆是不是会因此被误判为情人？如果是情人

居峨眉山下，困守成都平原，要想做到元帅这种级别，只能痴心梦想。一个人眼界非常重要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邓公重新复出，虽然七十高龄，依然兴致勃勃去了日本，去了美国。耳听为虚眼见为实，要不是他老人家亲眼目睹人家的发达和繁荣，我们今天享受的改革开放成果，或许根本无从谈起。历史是发展的，川人出川，说白了也只是一种成见。关键还在于有什么样的眼界，过去交通闭塞，闭塞难免保守，蜀道之难于上青天，那年头不走出去真是不行。现在不同了，坐地日行八万里，地球变成一个村落，以我在四川的所见所闻，突然明白厉害的川人留在此地，一样可以大有作为。譬如白夜酒吧的老板娘

关系，都是由女的来埋单，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，小白脸不绅士起来，玩的就是倒贴。至于抢着付账，谁又能保证情人和夫妻之间绝对没有对付账有特殊爱好的群众呢！据说在印度，两人以上（含两人）一同外出用餐，总是比较有钱的那个埋单，因为众生皆兄弟，本该平等，既然财富上已经不平等了，一起吃个饭，总不能让更穷的那个掏钱吧？这个规矩好，有世界大同的理念在里头，对穷人和弱势也包含了一层关怀。但毕竟是据说，我没在印度生活过，不敢肯定他们就一定是那么做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，谁还愿意跟比自己穷的人一起吃饭呢？难道一个人就不能把饭菜咽下去了？要找人共进一下，怎么也得找个比自己阔的。找穷的一起吃，不是做冤大头吗？

瞿永明，应该是舒婷之后最好的女诗人，文化人到成都，不去她那喝酒品茶偷窥风彩，真是枉到四川。她是《沙家浜》中精明能干的阿庆嫂，又仿佛当垆卖酒的卓文君，常让我们这些被斥为二奶的专业作家汗颜。譬如小说家阿来，他是藏人，小说写得好，办刊物也是高手。一家连年亏损的杂志到手里，没几年工夫，草鸡变凤凰，又买房又置地，几乎赶上资质很好的企业。外面都传说他挣了很多钱，我充满好奇，阿来笑着说都是为国家挣的。最极端例子是有位叫樊建川的仁兄，当知青，当兵，上大学，当酒厂厂长，当常务副市长，下海玩房地产，干什么成什么。最后又大张旗鼓玩收藏，别人干这买卖都是小心翼翼，他却大包大揽，刘

都要坚持不付账。只要横下一条心，最终也不会有人用刀架在你脖子上让你掏钱。逃避的方法多得很，在到了该付账的时候，只顾埋头玩手机短信，或者起身到包厢外打电话，甚至在饭局即将结束的时候及时托辞而去。总会有人埋单的。也不必介意自己的人格会受到质疑，这年头，不靠谱简直成为了时尚，像这种小小的不文明行为，人们见得多了，见怪不怪，谁会特别小瞧了你呀！也不用担心下次，下次你照样还这么干，人们知道你不会埋单，你患有埋单障碍的不治之症，大家不会再对你有任何期待，就像谁都不指望饭店会免单一样。成为一个活跃在各种饭局而始终不埋单的人是幸福的。荆歌：著名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鸟巢》《十夜谈》等。

文彩“收租院”那样的大公馆，一下子收藏了十多家。他敢拍着胸脯宣布，私人收藏抗战和文革文物，没人能与他叫板。一般人设一博物馆已很牛逼，这樊仁兄倒好，一玩一大群，美其名曰“博物馆聚落”。据说为了这些博物馆，每年要赔上一千多万。什么叫牛人，这个就叫，将心比心，让我赔一千多块，都睡不踏实。父亲小时在四川待过八年，抗战当难民，他记忆中川人很狂，看不起下江人。下江人好比上海人眼中的外地人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父亲常说，狂妄自有狂妄的道理。这年头没仗可打，只能玩文化，而玩玩文化，也得看是否玩出了名堂。叶兆言：著名作家。代表作有《花煞》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《我们的心如此顽固》等。

都要坚持不付账。只要横下一条心，最终也不会有人用刀架在你脖子上让你掏钱。逃避的方法多得很，在到了该付账的时候，只顾埋头玩手机短信，或者起身到包厢外打电话，甚至在饭局即将结束的时候及时托辞而去。总会有人埋单的。也不必介意自己的人格会受到质疑，这年头，不靠谱简直成为了时尚，像这种小小的不文明行为，人们见得多了，见怪不怪，谁会特别小瞧了你呀！也不用担心下次，下次你照样还这么干，人们知道你不会埋单，你患有埋单障碍的不治之症，大家不会再对你有任何期待，就像谁都不指望饭店会免单一样。成为一个活跃在各种饭局而始终不埋单的人是幸福的。荆歌：著名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鸟巢》《十夜谈》等。

韩流来袭



先后至者顾前

我写过一篇同题文章，是应杂志社约稿，配合顾前的小说发表而写的。因时间关系，写得比较仓促。这次，是我第二次写顾前，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。我还想为顾前写一小说，篇幅至少中篇。之所以对顾前念念不忘，自然因为他是一个人物，这人物不是对威势名望而言的，吸引我的乃是顾前的命运和他身上彻底的喜剧色彩。顾前，人称“小顾”，其实他一点也不小，今年已经四十多了。但是如果你称他为“老顾”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合适。这倒不是因为他的体性性情，而是顾前本人绝不认同“老顾”。他在“小顾”的幌子下生活了多年，至今仍觉得怡然自得。我认识顾前的时候他只有二十岁，是南京文学圈中共认的“贾宝玉”。关于顾前最著名的段子是：一次，他在马路上拦住一个姑娘，要请人家喝咖啡。对方说：“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”顾前说：“比比看嘛！”当年马原来南京，两人上街，马原心中充满欲望，但行为怯怯。每见到一个姑娘，马原总是对顾前说：“上啊，小顾上啊。”每次领了工资，顾前便会来到胜利西餐厅，点上很多菜肴甜点。杯盘叠擦之间，顾前默默地喝着红酒，表演着孤独。一次表演得花去他大半个月工资，之后只好稀饭咸菜度日了。顾前的职业是电工。毫不

夸张地说，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差劲的电工。我家的白炽灯坏了，请顾前帮忙修理，他一再推脱，说不会。我挺生气，后来才知道顾前所言不虛，因为他家的灯也坏了。顾前的前妻是广州人。得改革开放之便，八十年代的广东人是顶时髦的，顾前不免沾光。当年的小顾身穿花衬衫，头戴鸭舌帽，简直像一只花蝴蝶一样，在南京城里四处漫游。说他一度领南京的服装潮流之先一点也不过分。我之所以不惜笔墨，描绘顾前当年的种种趣事以及逍遥自在的生活，当然不是无聊。联系如今顾前的日子，他无可置疑地成了南京城里最穷最落魄的小说家，不免叫人辛酸。当然，这得从他的文学追求说起。当年，我办杂志，顾前和马原、苏童都是上面的小说作者。后二人由于天分、努力，加上时运，各自开创了当代小说的一条道路，声望及于全国。而顾前仍然沉默着。是他的小说不行吗？非也。乃是顾前过于先知先觉。当年，当“先锋文学”流行于世，人们注重于形式革命极尽怪诞炫耀时，顾前的注意力始终在身边的“灰色人群”。对于日常生活、“小人物”的命运以及现实中闪现的残忍的幽默，顾前可谓情有独钟。这一次，他没有赶时髦，所以“落伍”了。直到九十年代中期，风尚突变，“新生代”崛起，努力的大致方向与顾前不谋而合，他才再次被人们发现。九九年，顾前搜罗近二十年来写作的小说，集成一本题为《萎靡不振》的小说集。这本书出版后得到了广泛的赞誉。文坛惊呼又一个“新人”出现了，岂不知顾前已年过四十，是一个“奔五”的“老作家”了。韩东：著名作家、诗人。著有诗集《爸爸在天上看我》，长篇小说《扎根》《我和你》等。

Advertisement for 'Six-Flavor Yellow Tea' (六味地黄茶) featuring health benefits for back pain, weakness, and kidney deficiency. Includes promotional offers like 'Add 58 yuan, get 2 bottles' and '1 yuan 1 bottle' for various products like cod liver oil and calcium supplements.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Yisheng Kangjian is provided at the bottom.